

蕭亮中

問：首先祝賀你的新作《車軸》問世，相信它會得到眾多讀者的喜歡。我感興趣的是，你是如何想到這樣邊遠的金沙江邊的一個村落？

蕭亮中：雲南中甸是我的家鄉，我從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學習人類學後，我更是發現這樣的文化形態在西南一帶是一個很普遍的類型，而這又與移民和土著、中央和邊疆政治力量的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都非常值得探討。還有，在新時期，這樣一個小村落在民主化進程中的適應和調適，以及其面對全球化的反應也非常值得研究。另外，按照人類學的經典慣例，我照例要選取一個村子做調查，從民族志的角度來以小看大。就我個人來講，我首先是一個當地人，但又有著異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經歷，並經過一定的人類學科班訓練。這樣，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嘗試去跨越「外來者」和「當地人」兩種不同的角色，這也同樣包括外來的人類學者和本土人類學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問：那麼，你覺得你的努力做到了嗎？

蕭亮中：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離、客觀化的同時仍然有親切感。人類學田野調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參與觀察，參與觀察其實就是一種學文化的過程，調查者要不斷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這樣才會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認為這很容易做到。因為一個調查者進入社區，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語言、生理、價值觀這樣一些變化，而我一直就認為這些對我是應該沒有障礙的！

問：我一直認為你是在城鄉之間自由地穿行

蕭亮中：可以這樣說吧，但儘管我在語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進入當地社區，但我還是覺出了自己的不適，像價值觀這類東西，我就已經與當地人產生了很大的區別，這一點連我也沒有想到。

問：因為你畢竟從金沙江邊走出有一些年頭了！

蕭亮中：也許是吧，我在適應城市的同時也與鄉村發生了一定的疏離。所以，我也一直在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就拿訪談內容來說，我設計了框架，重點設計了一些很感興趣的問題，但地方的老百姓卻覺得有些問題沒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乾脆就無法回答；而他們覺得有意思的我卻又一直在孰視無睹。

問：這是不是你過慮了，其實，我覺得你還是最大限度地走了進去，對村落也有了很真實的描摹，我想這是不是與田野調查的方法有很大的關係？你在書裏一直很強調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似乎有一種學科「准入證」的味道，那麼，這裏的田野調查有一些甚麼具體要求和規範？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各種對文化的探尋方法和田野調查的區別？

蕭亮中：這裏有個前提，作為民族志來說，如果我們從「記載」這個層面上來理解「志」，那就應該是完全真實的，他是對地方的實錄。但儘管這樣，學界對人類學作品的真實性爭論還是由來已久，個別人從田野調查資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會受到其他人的質疑。客觀地講，每個人從自己角度出發的研究其實都先天地帶著自己獨特的視角，這就像盲人摸象，各人的發現總會不同，這樣的視角表現在作品裏，也是對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詮釋，但這樣的詮釋是要能自圓其說的。學者認知文化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但人類學有一套獨特的手段，那就是嚴格要求通過田野調查來獲取第一手材料。由此，田野調查也被稱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在這樣的層面上，稱其為「准入證」也未嘗不可。田野調查有一套嚴謹的規範：包括與被調查物件住在一起，學習、使用他們的語言，參加日常生活，建立社會關係，還要隨時隨地進行單調、費時的觀察記錄。更為苛刻地是，由於調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地方族群進行縝密觀察並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對調查時限都有著嚴格限制，這就是至少要求調查者在被調查社區度過不少於一個年度周期的生活。

問：哦，這樣看來，人類學家與記者採訪和文人采風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絕不是到處跑來跑去，而是要能在一個地方長期呆下來，集中精力應付瑣碎的日常生活。簡單說，這裏面是不是也有個熟能生巧的過程。

蕭亮中：是的，當年就有個叫波德馬克（Hortense Poudermaker）的人類學家在《陌生人與朋友——一個人類學家的心路歷程》（Stranger and Friend: The Way of an Anthropologist,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66）一書裏提到她在澳大利亞萊蘇島田野調查的故事。她說儘管身體健康，資料收集也越來越多，但實在無法忍受貧乏無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當兩個陪同的人離開時，自己就像獨處的魯濱遜，甚至還沒有僕人「星期五」！確實，田野工作有一點顯得非常絕對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復一日的參與觀察中，逐漸認知地方族群的人性與文化。而人類學的作品正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寫的，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會不斷地反觀自身，對自己遵循的文化體系提出質疑、修正。這和書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也可以視為人類學入世的一種表現。

問：我認真讀了《車軸》一書，裏面有很多新意和突破，也可以說是非常先鋒。像你對當地「家號」的總結就非常有意思。你是如何發現這個點，又做了怎樣的思考呢？

蕭亮中：家號是我在車軸田野調查中非常得意的一個發現，這要感謝當地幾位元非常關鍵的報道人。據我的經驗，只要不涉及過多的隱私，任何人對描述自己的文化都是非常熱心的。但你與報道人的協調仍然非常難得，——可我對家號的探詢就調動了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家號是至今仍在當地民間使用的一種與漢姓、家族不同的認知體系，這方面的研究尚無人觸及。家號對住戶畛別有著明顯的標識作用，這類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個層面與姓氏截然不同。簡單一些說，家號是一些原生態和直接描摹的沒有經過修飾的識別字號；姓氏則是經過簡約、抽象化的畛域系統，即便這樣的畛域性有逐漸模糊的趨勢，就像民諺所說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這樣相反的提法。還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緣群體上，除特殊情況，一般不會因為遷徙或者其他原因改變；家號恰恰相反，即便住戶遷徙或另換屋基，家號也不會跟著「帶走」。車軸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原住戶遷走後，新到戶往往承襲了原住戶的家號，接著喚作「某某家」。

問：接下來你也分析了後期變化的一些原因。

蕭亮中：是的，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這種限定發生了變化，這與改土歸流後漢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對傳統家號體系的影響息息相關。納西族家號是一個綿密而又系統的認知體系，在漢姓進入納西社會之前，社區完全靠這一套系統區分自己與他者。漢文化或者說是姓氏文化和漢人的家族觀念進來後，這一套體系曾有過積極的文化調適。像對早期遷到當地的客籍戶，一定會對他們冠以一個家號，但後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陳家」這樣的漢姓稱呼。這種替代是與改土歸流後的文化變遷息息相關的。

問：於是，接下來就有了大量的「家族襲奪」現象發生。是不是可以認為，家族襲奪讓家族制與家號系統相互作用，但雙方並沒有相互替代，最後的結果是一種互補；只是相對來看，家族更為彰顯，而家號則相對隱性一些。

蕭亮中：是這樣。襲奪現象也讓我們看到了父權制的發展對一個地方社區文化習俗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的背後，是「漢化」和國家政權統一性的「同構」。可以說這是一種巨大的但又隱身於日常實踐中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問：你這裏的襲奪概念是從地理學借用過來的，我感興趣的是，你是怎樣把兩者關聯起來，並且提出這樣一個新概念的？

蕭亮中：說來有意思。我在車軸村調查了一段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資料，也接觸到了大量的這一類個案。這時感覺上會有一個突破的時候，有一天我剛好到石鼓鎮趕集。你知道石鼓在江邊一帶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張整個長江第一灣的片子。我做事比較認真，於是就在對面的村裏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幾個朋友往山上爬，最後幾乎是爬到了那一帶最高的一座山頭。我見到了金沙江以石鼓為中心，繞了一個「V」字型大拐彎轉而北上。我整個地為長江第一灣的地貌震撼了，你可以想像那時我那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將自己和思維躍出了峽谷，到了另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這個地貌曾長期被解釋為河流襲奪，我還認真地尋找了與其相對的地貌特徵。很簡單地，有了這樣的意向，我回到車軸後就自然地將家族結構變遷上奪取承祧、財產甚至是家號、屋基等有形無形資源的現象與「襲奪」概念聯繫到了一起。這兩者之間共同點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襲奪家庭發生了承祧斷裂，它重新續過襲奪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際序列的記憶，而這又與襲奪河和被奪河的特點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將它與河流襲奪的各個概念一一對應起來。很多被襲奪家族消失了，但它們的一些特徵會保存在襲奪家族中，形成一種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襲奪發生後，我們可以在斷頭河的河谷形態沈積物中覓見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來，很多調查就迎刃而解了。

問：這樣的聯想確實可以給傳統的人類學研究帶來一些新意，可以提醒大家注意學科之間的整合和一些資源分享。另外，讀這本書，覺得文本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你不斷地穿梭於故事內外，從作者到讀者都能共用文本的內容。並且，你在作品中也並沒有一味地追求標準的論文寫作，也不像時下流行的散寫體，一抒發起感覺來就開始無邊無際。你的書裏既有對話、雜感、隨筆，同時也有標準的結論。

蕭亮中：我希望能儘量給予讀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觀的素材，引發讀者思考，所以嘗試做了一些文體轉換，這樣的努力確實還等著讀者們的批評。當然，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文本處理，盡量讓學術能夠不浪費地呈現出來，讓讀者從各個角度瞭解自己的研究成果。

問：你把車軸村的變遷概括為自在社區、新邊疆和後革命這樣漸次推進的過程，而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國家、國家和全球化三個不同時期。你怎樣得出這樣的結論？

蕭亮中：在對車軸的歷史進行剖析時，我對改土歸流進行了很細緻的考察。這樣的事件在正

史中是從權力中心外延的單維向度來思考；而其實改土歸流對西南一地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它帶來的文化變遷和文化調適仍然影響到今天的當地族群。對車軸這樣的村落來說，它的影響力恐怕只有1950年和平解放才能與之相比。所以，我從這兩個時間點上就基本可以看出前後變化的不同；而從國家力量的介入來觀察，它基本上又與變遷過程有著重合與不重合的地方。改土歸流後進入一種新邊疆時期的同時基本上也就邁入了國家控制時段；一直到1950年和平解放，新邊疆狀態才告結束，但國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續，直到今日在本質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變化。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權力開始進行地方自治的嘗試，這就是車軸村2001年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另外，與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樣，它同時也開始面臨著全球化的壓力。所以說，從村落來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經開始走向兩極：一端是國家繼續控制，另外一端是對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漸感受。從對村落的觀察、村民的言語裏，我們時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車軸這樣邊遠的傳統村落，也已經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種超出國家力量的外部勢力存在並且開始作用

問：在具體的事情上又有甚麼樣的表現呢？

蕭亮中：具體地講例子很多！像中甸縣對「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他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對東方、對前工業時代的一種想像。現在，就連一個普通的老農，他也將自己目前的處境與所謂的「國際」、「外國」聯繫在一起。我們的東巴先生就直白地說：以前，毛主席不喜歡我們東巴，現在我們又起來還得感謝人家外國人！我好朋友，美國大自然協會的馬建忠在調查中甸牧區時，一位普通的藏族牧民告訴他：國家來扶貧，來做民族工作是應該的，而美國人是來真正幫助藏族老百姓的。當然，我們也要強調，老百姓口中的外國人主要是特指非政府組織為代表的人群，與在伊拉克的美國人是不同的。老百姓心中是有一桿秤的，他們親眼目睹NGO人員走到基層，雙腳沾滿泥巴，與當地民眾的密切程度不亞於五十年代的民族工作隊。我在這裏還想插一個相關的趣事：我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到中甸採訪了一些老百姓，他回來對我大惑不解：怎麼你們中甸那邊的藏族、納西族老百姓還在貼毛主席像？！我了解像這類執「自由」立場的朋友，一般都會按照西方對少數民族、西藏問題等的判定去想像當地老百姓對共產黨、政府的態度，這樣一想，就覺得你藏族就更不應該貼了。我告訴他：你最好甚麼也不要說，沒有勸別人撕下來就是最好的，可千萬不要幹這樣的傻事。我講這個事還想說的是：對這兩類人的想像和感激，後者還是要差得多，並且僅僅只是針對具體的人員，沒有達到前者歸結到毛主席這樣一個源頭的高度。

問：有意思！但不管怎麼說，一些替代確實是在悄悄地發生了！之所以沒有達到前者那樣的高度，我想與有一個國家界限在不停地制約和過濾有一定關係？所以說，全球化真的不是想像，而是真真實實的一種力量，並且已經切入到傳統中國所謂的草根社會深處了。哪怕一個邊遠村落的一個普普通通的老農，他也以通過這種表達獲得他在其中的權力想像，也可以說他會敏銳地用其中的關係來進行一種類似討價還價的交換。

蕭亮中：對，但目前來說，尤其是像中國，民族國家的範疇格局確實是抵擋國際上不平等交換的一個屏障，避免了草根社會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壓力。

問：可是，也正因為有一個外部力量的存在，國家才不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

蕭亮中：這三者之間是有一個微妙的關係，並且在互相制衡。但我想，他們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溝通，政府應該與民眾協商，如果一味退到拒絕、阻滯，那不僅是劇烈的衝突，還會帶來崩潰性的後果。



問：是要考慮這樣的嚴重後果；其實，國家也開始在向基層草根社會讓權，比如你書裏車軸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就是這麼一個具體的過程。

蕭亮中：是的，儘管這樣的嘗試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會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像車軸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團體集結的趨勢；但我對這樣的開端仍然非常激賞，有時候，不同利益通過一種程式博弈也是一種公平的遊戲，最後的結果會是一個中和各方面意見的雜合體，這也許會更接近民意。通過我對車軸村的追蹤採訪，新的班子確實也在有效地實施一系列工作。在這個過程中，有時候村主任並不需要僅是一個強人，他如果能圓各方面的利益也是很有成效的。當地一位農民精英葛全孝先生甚至就直接告訴我：應該看到這件事情的意義，只要是老百姓選的，哪怕他選個啤酒瓶放在臺上也是一個民意的結果，我們不用擔心，這樣的人上臺後會反過來教育老百姓的，老百姓會逐漸地認識到自己的選舉權利直接關係到自己今後的利益。確實，這些事實和說法也讓我改變了原先對選舉結果的消極觀點。

問：我很欣賞你的危機意識。我們也要看到，普選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民主，但它畢竟已經開始了；但農村還有更多的問題，像車軸這樣位於邊疆，各方面原生態保持更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會與內地同構的。

蕭亮中：是這樣。在很多問題上，不管邊疆、內地還是不同的民族，中國的農村具有相當的同質性；當然，像車軸這樣的村子會比內地農村慢半拍，矛盾也會相對弱化一些。但如何解決社會問題呢？我的朋友《岳村政治》作者于建嶸在湖南調查，他採訪的一位農民民意領袖就在其《時勢論》中直接道破：「若陳吳再世，揭竿可以為旗，斬木可以為兵，未嘗不舉水滸之義。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為旗，斬木不可以為兵。」我想這也是歷史終結的一個過程表現。戰爭、革命將不再是人們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辦法。這不僅僅是因為上面強調的力量懸殊過大，這也與政府權力逐漸縮小，不再像過去一樣幾乎可以毫無顧忌地做各種事情密切相關。政府也不可以為所欲為了！簡單說，政府職能的執行也存在類似投鼠忌器的顧慮。在不公平事件前面，應該說你無法擺脫自己的責任，因為無所不在的傳播手段讓全球人都在場，旁觀是不可能的。於是，從倫理、從道德，我們都要進行各種抵抗，這樣一個互相博弈的過程延續下去，讓歷史走向最後的終結。

問：政府應該與民眾商量，建立一個合理輪導和耗散的機制，但事實呢？

蕭亮中：事實並不是這樣。就在離車軸不遠的村子，1997年由於鉛鋅礦開發導致水資源污染。結果在5月13日這天，群眾在幾位地方精英的領導下走到一起，採取了激烈而又理智的抵抗，最後取得勝利，迫使利益集團退出。

問：比較激烈？這樣的事件在歷史發展中怎樣定位呢？

蕭亮中：是的。不管歷史最後是「最後的人」還是「共產主義」，它總之是要走向終結的。人的活動不同，這個過程也會多種多樣：可能較為平緩，可能通過戰爭、暴力來迫進。當然，過程不同，最後的結果也一定會有很大的區別；甚至，這個終結同時就是毀滅。像車軸這樣的小村落，在這樣的過程中它是被徹底侵蝕掉，還是保留自己的獨特性作為一個分子加入「最後的人」行列。可以預設，如果進程被人為打斷，這個終結過程無疑會增加很多危險性，會走上無法預估的彎路！我想，這裏可以談一下知識份子其中的作用，如果排除暴力等可能性，互相博弈就會使對話、建議的作用增大，知識份子應該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應該能為這樣的過程糾偏，不使之偏向，遏止出現有損地方民眾甚至是全球人類的行為趨勢。

問：現在有這樣的危險嗎？

蕭亮中：我當然做不了一個準確的預計，但你知道我一直在對車軸村做追蹤調查，去年7月份，滇西北的「三江並流」自然景觀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車軸村和沿江一帶都包括在內；而現在的事實卻是：水電公司在醞釀著虎跳峽大壩的修建，並且一直在虎跳峽一帶打洞、勘探。

問：這顯然有悖於自然遺產保護宗旨，在這樣的地方，保持它的原生態恰恰是對地球最大的貢獻。並且，這一帶是地震高發地區，生態環境極其脆弱，修建水壩無疑非常危險；並且，大壩建成的代價是多萬各族民眾背井離鄉。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地方政府出面進行解釋？

蕭亮中：至少我沒有聽到，但這時候恰恰是需要政府出面的。

問：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庫的「經驗」，先不做聲張，不吸引媒體的眼球，是暗渡陳倉？

蕭亮中：在開發的名義下，有時自然遺產的名頭只是一個對外的廣告語。中甸就有這樣的說法：申請「三江並流」搞錯了，現在做甚麼事都縮手縮腳的，放不開，還談甚麼發展！另外，1997年電力系統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離，能源部撤銷，成立了中國電力總公司。現在公司化向進一步縱深發展，國家電力總公司分出的五家公司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當然就來到西南圈水圈地，讓大自然成為他們公司的資產。這是一種典型的公司行為。

問：你認為在這其中，政府應當充當甚麼樣的角色？

蕭亮中：政府應當充當監督、管理水電開發商的角色，而不是與它去瓜分利益。在目前，政府應該把一切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包括現在是怎樣一種運作方式，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要有更多的時間去討論。並且，最終決定是否修建大壩的應該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眾，沒有他們的答應，任何人沒有權利和資格去強迫他們遷徙。地方民眾要和電力公司進行平等對話，在知情、沒有壓制和利誘的情況下商談，因為地方民眾在對話中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而現在，他們的聲音很難聽到，現在的聲音都是那些受益群體。地方民眾的抵抗已經像火山一樣了，可外界所有的人似乎還不知道。

問：其實商業上以效益為目的的河流開發，已經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建壩最大的問題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商業行為中，地方民眾這樣的弱勢群體只會由於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貧困，像雲南省漫灣電站建成後，當地群眾並沒有像當地政府承諾的那樣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現實情況是越來越貧困，甚至還不如建壩之前的生活。

蕭亮中：是的，歷史在前進，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任務和議題，現在和八十年代相比，很多事情都有了差別。原來，大家會善良地想共同富裕，現在發現這簡直就是世紀末最大的一句謊言。大家會樂觀地期盼市場的靈丹妙藥，似乎只要市場了，就一切都解決了，結果呢，資本和權力的勾結卻是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和防止的。沒有永恒的藥物，只有不斷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與時俱進啊！

問：我很欣賞你對時政的關注，從《車軸》這本書，我們講了這麼多，書裏書外，我都發現你的價值在不斷地介入，這也是人類學者的入世。我也認為，這這種時刻，價值中立相反是一種退避的藉口，所以我們很欣賞你為維護金沙江流域的生態和民眾利益所做的工作。同

樣，今天和你的談話也讓人深醒，我們都應該思考知識份子在這類事件中應當充當的角色和他的使命。

蕭亮中：謝謝你的誇獎。由於出版時間的原因，車軸村和附近流域今天正在發生的事在這本書裏並沒有記錄，但我會把對這一帶的研究繼續下去，相信今後會有更多的機會繼續表述我的研究心得。

問：是啊，我們都希望這一帶許許多多鮮活地、充滿文化意趣的村落能照樣像鏈珠一樣鑲嵌在金沙江兩岸；借用你書名的意向，我們都希望歷史的車軸能自然地滾動，讓它自然地向終點流動，而不是人為地偏向甚至是斷裂。我們也相信流域民眾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最終金沙江會有一個圓滿的局面。同時，我們希望能繼續領略你的後續研究，而不是讓它成為一個絕版！

蕭亮中：謝謝，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蕭亮中 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1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三 三期 2004年12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三 三期（2004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